

DINGMEIHUA

丁梅华

## 重阳节,想起母亲

许是为了“等你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到新疆给你带孩子”的承诺,那年8月底,远在老家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新疆。那年,我在兵团农场一个连队担任会计工作,我的孩子即将出生,母亲是为了给我带儿子而来的。

看到目不识丁的母亲突然来到我的身边,我真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我多年未见年事已高的母亲能够一个人平安到达;惭愧的是虽然我担任连队会计好几年,结婚后还是住的连队两间土坯房。看了我的家庭情况,母亲还是鼓励我,一个人自小来到新疆,能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母亲来后不久,我的儿子就出生了,看着母亲跑前跑后乐呵呵的样子,我真是心里乐坏了,多次劝她休息休息,她总是说没事没事,还对我说,你们兄弟三人不都是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吗。

由于当时正是秋收农忙季节,我每天下午都要到棉花地给职工过秤,真正在家陪母亲的时候特别少。有一天回家,我见母亲一个人在厨房,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连忙问怎么了?母亲说没事。后来,我问妻子是咋回事,原来是母亲看到地下脏了,就用扫把扫,妻子说灰尘太大就别扫了,等我回来用拖把拖一下,由于母亲说的是地道的方言,妻子听不懂,加上妻子说的普通话又比较快,母亲又没听懂,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我连忙向母亲解释,母亲说分明是妻子不让她照顾月子,任凭我怎么解释,母亲总

是坚持要回家,但是又不让我问妻子,省得她生气造成孩子没有奶水。

在我的再三劝说下,母亲还是留了下来,除了每天做饭外,还坚持到我住的房屋后面,一户职工承包的棉花地拾棉花,但好像话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感觉到母亲还是与妻子有了个“疙瘩”。重阳节那天,母亲坚持要走,我怎么拦也没有用,最终我还是含泪把母亲送上回家的火车。尽管后来,我带着妻子、儿子一起回家看过父亲母亲,母亲也跟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一声一声地叫着妻子和儿子的名字,忙里忙外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了各种好吃的。

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新疆的钱真是好挣呀,你妈妈去了不到一个月,拾棉花还赚了800多块。我一听,不由得内心一颤,在母亲回家的时候,我要给她钱,她说什么也不要,为了路上母亲能够平安到达,给了我们连队出纳500元钱,让她告诉母亲,除了300多元棉花采摘费外,连队为了表示她对“三秋”工作的支持,奖励500元。而在母亲走后的日子,我妻子在儿子的枕头下,发现了600元钱……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是每到重阳节,我就会想起远方日渐苍老的母亲,想起不远千里来到我身边,带着委屈回家的母亲,我就心生愧疚、心生感恩,同时也由衷地为她祝福,祝福她健康长寿,因为有了她的爱陪伴我,我就会感觉到我是最幸福的人。

QIMEIDAO

齐美道

## 情系师范

一张褪色发黄的黑白老照片,瞬间打开了回忆的闸门,30多年前的往事如钱塘江潮,呼啸着向我涌来……

我1982年6月从枞阳师范民师(2)班毕业,这张老照片就是我们班全体师生的毕业合影。照片中有我敬仰爱戴的11位恩师和昔日情同手足的50位同学。

悠悠三十载,落日故人情。近年,惊闻几位年岁已高的老师和四位病魔缠身的同学相继离开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凝视照片上他们的遗容,我潸然泪下,扼腕痛惜!

许多老师,随着岁月的流逝,时空的变迁,印象渐渐模糊了。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班主任——黄炎东老师。忘不了,我曾一度迷茫困惑时,是他,情真意切,指点迷津,使我不致迷航。他棱角分明的脸,犀利的双眼,加上抑扬顿挫的声调,深深震撼了我,开学不到一周,我和全班同学对他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心里暗自高兴,遇到这样的好班主任,真是三生有幸。

还有两位老师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给我的印象较深。他们就是教政治课的方老师和授音乐课的了老师。记忆中,方老师穿着朴素,不爱打扮,其貌不扬,平时看上去,和教师身份相比,他更像一个囿于阡陌户牖之间的憨实农民。他才华不外露,可讲起课来,生动有趣,说理透彻,学生爱听,从不厌倦。特别是晚饭后,他常常饶有兴趣地背着双手,光顾我们男生寝室,一进门,满面笑容逐个询问对他课的看法。因

他平易近人,我们都爱与他接触交谈,甚至开几句玩笑。曾记得,有几个代过初中政治课的同学,就某个哲学问题好与他探讨,并进行激烈的辩论,双方伶牙俐齿,妙语连珠,唇枪舌剑,酣畅淋漓,引起我们旁观者阵阵掌声。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方老师理论功底深厚,成为赢家。

丁老师也许受音乐美的熏陶,爱打扮,他的穿着、发型、嗓音,以及优雅的肢体语言,让我们感觉他时尚,光鲜。所以每周的一节音乐课,我们非常期待与珍惜。每节课,自始至终,他总是笑容灿烂,除了乐理常识的讲解,没有半句题外话,有的只是悠扬的手风琴声和悦耳动听的歌声,往往讲台上精音妙曲,讲台掌声如潮。他不但歌唱得好,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他发表于省市报刊的散文诗,常常令我们读后回味无穷,如醉如痴!

现在想起那一届民师班学生,因学校的规范管理与老师的精心培养,毕业后回归原地,绝大多数成了学校教学精英与骨干,大约有50多人,被先后选调到初中任教,更有多人走上基层教育行政领导岗位,当上了乡镇教委主任(现为镇中心学校校长)。上世纪90年代末期,枞阳师范因全省中师布局调整被裁撤而成为历史,作为学生,我永远记住她。是她,使我华丽转身,由“民师”转为“公办”;是她,给我留下了那一段难忘的求学经历;是她,让我结识了那么多的良师益友;是她,在我心灵里刻印了一张永不褪色的回忆名片。

WUBIN

吴斌

## 抢读

乡村中学的课余生活是贫乏枯燥的,何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帮十多岁的半大农村孩子,身体和精神都处在极度的“营养不良”中。放学后,帮助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几乎就是课余生活的全部。一本小人书、一部乡村电影、一些大山之外传来的已经过时的新闻,都能让懵懂的心充满新奇、渴望,叽叽喳喳地“热议”很长时间仍意犹未尽。此时,如果有一本课外读物,那绝不亚于“天上掉下的馅饼”。

这样的“奇事”还真让我碰上了,到现在我都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初二那年暑假,正在烈日下“黄汗淌、黑汗流”帮父母干农活的我,休息时到小叔家串门,突然发现他睡觉的竹席上放着一本墨绿封面、厚厚的书,我立马眼睛发亮,“蹿”过去将书抓到手中,封面上《西游记》三个大字映入眼帘,我当时就叫了起来:“这是哪里搞来的?给我看!给我看!”

小叔虽然是我的长辈,年纪却和我差不多,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也和我住在一个村里,房子前后连着。他的父亲也即我祖父的弟弟是当时我们这个家族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在一个镇上的供销系统工作,平常很少回家,这次回来安排家中农活,带给了小叔这本《西游记》。小叔同样和我处于精神“饥饿”状态,自然不愿让我先睹为快,而我拿到书后却“贪婪”地不愿放手,仿佛从书中如万花筒般变幻出一片奇景引人不能自拔。相持不下之际,小祖父出来给我们打“圆场”：“你们俩轮着看吧,谁有空谁先看”。小叔趁我不注意,一把将书抢过去,死死抱住,让我再也不能偷窥得手,我心中像被猫挠了一般,望着小叔无可奈何。

从此,小叔家成了我最向往和惦记的地方,稍得空闲,我便粘住小叔,眼巴巴地盯着他手中的书,假惺惺地问“好看吗?”小叔一开始还硬撑着想自己独霸一下先看完,后来,被我缠得不耐烦了,只好对我作出了如下的妥协:白天归他看,晚上归我看。我一听,大喜,却忘了小叔的“小伎俩”:彼时正是盛夏,屋内闷热,晚上他要到村口纳凉,我若要看书,就只能猫在屋子里,同蚊虫和闷热做伴了。但书的诱惑已经使我顾不得许多了,一口答应了小叔的条件。每天傍晚,干活归来,到小叔那去拿书,成了我的“头等任务”。母亲说,我那段时间“像丢了魂一样”。

《西游记》的故事我并不陌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等情节已是耳熟能详了,但那都是从小人书、戏曲甚至乡村说书人那里得来的,如此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了解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对十多岁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翻开还带着油墨芳香的书籍,开篇的话就觉得写得非常有气势: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一幅天地茫茫之间,唐僧师徒凌空而至的画面扑面而来。我的语文成绩不算坏,当时就想,这么精炼的诗句,下次写作文时如果能用上,一定会在老师、同学面前显摆一下。更重要的是,下次和同学们“吹牛”,只有我知道《西游记》的全本故事,那是多么威风、长脸的事呀!想到这,我便像一个饿了很久、眼睛发绿的人见到一大堆美味一样,一头扎进小说的情节中。屋外,是璀璨星空下习习的凉风和热闹喧嚣的纳凉人群,屋内,我就着昏黄的白炽灯、摇着一把芭蕉扇,在和蚊虫的搏斗中,沉浸在一个个奇幻惊险的“取经”故事中,书中的文字渐渐鲜活起来,在眼前幻化成一个个生动鲜明的形象、一幅幅精彩绝伦的场景……

很多年后,当我有机会接触各类书籍包括大量名著的时候,我仍然念念不忘第一次在乡村陋室对名著《西游记》的难忘阅读,唏嘘之中,仍清晰而无误地记得那本墨绿封面的书,给我近乎荒芜的思想打开的理想主义“天窗”,给我饥渴的灵魂以想象力的滋润,给我艰困的生活以“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启发。还有,那只“猴子”斩妖除魔、一路向前的精彩故事给我的勇气和力量。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电子邮箱为:478702039@qq.com,务必写清通联。